

港中樂團二月奏響《颯大風》

三弦首席趙太生：十年磨一劍

時隔10年，香港中樂團三弦首席趙太生將於2月10日至11日在大會堂音樂廳舉辦《颯大風——趙太生與香港中樂團》音樂會。趙太生將演奏三弦協奏曲《玄詩鼓韻》、三弦彈唱曲《黑土歌》、祭祀舞樂《儺》及取材自陝北說書曲牌的《颯大風》，以「風」為主題演繹祖國的大好河山。香港中樂團亦委約伍卓賢創作全新三弦與樂隊作品，展現趙太生的多年沉澱。

大公報記者 顏琨

三弦

話你知

三弦是中國傳統彈撥樂器。因共張三根弦而得名「三弦」。在崑曲、淮海戲、大弦子戲等戲曲與單弦、大鼓、三弦書等曲藝中為主奏樂器，亦用於京劇的「三大件」、江南絲竹的「八大件」、廣東音樂的「五架頭」、南管的上四管。



▶三弦。

由於三弦的個人獨奏會在內地並不少，趙太生與香港中樂團希望能夠策劃一場別具一格的三弦音樂會，無演出嘉賓、以少有的五個大部頭協奏曲串聯。

以「風」為主題演繹大好河山

「《玄詩鼓韻》是吳華以北方音樂曲調來寫的，可以感受老北京的風土人情。《黑土歌》颯的是東北風，觀眾可以隨着我的朗誦感受黑土地的古老質樸。《颯大風》講的是陝北黃土高原的風，鋪天蓋地的黃土，為此，這一次的演出還會邀請10多個學生和我一起表演，10多個三弦的聲音表現西北風的氣勢。」

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創作的《儺》代表「南方的風」。回憶起這部作品的創作歷程，閻惠昌表示，「最開始知道『儺』是一個中法混血的企業家給我介紹的。在看完文字和歷史資料後，我以周代的『儺』為創作背景，講述那個時代的一個祭祀故事。」在閻惠昌看來，《儺》的故事意在表達驅除病魔，能夠在香港與內地通關之後和觀眾見面極具意義。

香港中樂團委約作曲家伍卓賢創作新曲來代表香港，亦是該樂曲的世界首演，這對於趙太生而言也是一次挑戰。「目前作品還未完全拿到，我給自己的目標是必須在一個星期內完全練熟，只為給觀眾呈現最好的狀態。」而這一次的音樂會也是趙太生時隔10年的個人音樂會。「這次音樂會可以說是『十年磨一劍』。在這10年間，無論是手上的練習，還是藝術修養上的沉澱都形成了積累，我希望能夠把這麼多年的努力用音樂會奉獻給觀眾。」

民樂演奏需要人生閱歷

趙太生是在2005年來到香港並加入香港中樂團的。在此之前，趙太生已經在內地民樂園內頗具知名度。「趙太生的作品《劉老根》、《馬大帥》裏面的三弦音樂都是我配的。北京大大小小的錄音棚都有演奏家的名單，需要錄什麼歌曲就給誰打電話，他們有什麼需要三弦的工作都會叫



▲趙太生在俄羅斯巡演中表演《黑土歌》。

我。」

在趙太生看來，民樂的演繹需要人生閱歷。東北味的三弦和北京味的三弦看似是「手音」上的差別，背後卻是音樂沉澱與積累之間的差異。自幼接受音樂薰陶的趙太生很早便與三弦結緣。「小的時候因為學樂器學得快，所以被老師叫去學三弦。之後去演出也總是被誇獎，所以我對三弦有很強烈的學習熱情。」

「當時，北方的音樂學院只有中央音樂學院最好，那時我心氣很高，考了三四次才考進。但是沒考上的那幾年，我去了不同的劇團演出，打下了比較扎實的戲曲基礎。」趙太生表示。

如今，回憶起這段經歷，趙太生稱「或許正是這樣獨特的經歷造就了獨特的藝術積累，別人不可能有這種情況，能在不同的劇團進行學習。所以，很多的音樂風格，我彈出來的聲音就跟別人不一樣。」在趙太生眼中，三弦是一個表現無極限的樂器。然而，在內地，三弦很難獲得編制。「如果我在內地的樂團，我可能需要演奏別的樂器，再兼三弦。三弦是一個非常好的樂器，我希望能夠把它發揚光大。」

圖片：香港中樂團提供



▲趙太生希望可以將三弦發揚光大。

閻惠昌：三弦不可或缺

在謀求職業發展的過程中，趙太生來到香港，決心在這裏推廣三弦這門小眾樂器。留港的10多年裏，趙太生成為李克勤的表演嘉賓、嘗試多媒體演出、走進學校完成藝術教育工作。



▲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擔任音樂會指揮。

與此同時，三弦的推廣離不開香港中樂團對傳統樂器的重視。在閻惠昌看來，如今的中樂團在藝術方向上過於與西樂樂團靠攏，但中樂也有很多極具個性的樂器。因此，中樂團的發展需要明確藝術風格，既要在樂團中保持高度和諧的音樂樂器，也要保留傳統樂器的基因。

「很多樂團把三弦的編制一再削減，很多作品中也看不到三弦，但我認為這是一個誤區。」閻惠昌表示，「我覺得三弦是不可或缺的，它能夠在作品中展示出獨特魅力。正因如此，香港中樂團設置了兩個三弦的編制。我希望更多大型樂團可以認識到它的重要性。」

「人生恰如三月花，傾我一生一世念。來如飛花散似煙，醉裏不知年華限。」被譽為清代第一詞人的納蘭容若，一曲《納蘭詞》清麗婉約，仿若清代江南女子的多情離愁。江南自古富庶，明中葉以降，市鎮興起，當地女性傳統道德的社會基石開始鬆動。儘管大多仍遵循「三從四德」，但她們卻通過藝文活動等形式，逐漸擺脫封建枷鎖，追求個人自由與個性發展。

大公報記者 宋偉(文、圖)

展「三月花一世念」清代江南女性的生活與藝術展

展期：即日起至2月5日(每周一閉館)

時間：早上9:00至下午16:30

地點：大連博物館 費用：免費



瓶形香袋、荷包

清代的荷包與香袋、香囊用途大體相似，但香袋與香囊為單一放香料之用，比荷包更小一些。荷包常見的形式有扁圓形抽口、葫蘆形抽口，而香袋、香囊則造型樣式繁多。

藍黃緞繡花褙

清代的褙是一種與服裝配套的刺繡作品，繡法多樣，甚至有用純金線繡製的「平金繡」。褙是一個方形布袋，中間開口，兩頭各有一袋，可裝錢或其他小物件。



三月花一世念

管窺清代江南女性風姿

由大連博物館與湖州市博物館聯合承辦的「三月花一世念」清代江南女性的生活與藝術展，目前正在大連博物館展出。該展試圖為當代史界和觀眾打開窺視清代江南女性風姿的一扇窗戶，為捕捉清代江南婦女在婚姻、家庭、社會中的異質之處提供些許物證。

該展以清代為時間軸、江南作空間場，分畫中美人、鏡裏容顏、閨閣日常、閒情雅趣四個單元，展示出清代與女性有關的書法繪畫、首飾、服飾、紅妝，以及用於閨閣陳設的清供品等百餘件(組)文物，以「男性凝視下」的文人視角，揭示清代江南女性的日常生活和獨有的藝術美感。

畫中美人 工致典雅

作為傳統繪畫題材，仕女畫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它綜合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文化水準和審美層次。最初「仕」指男子，「女」指女子，二者不可連用。秦漢以後合併為「仕女」，意思是對有知識有修養的女子尊稱。宋代，仕女一詞開始普遍使用，隨後其含義也有了一些變化。仕女是美貌端莊的女子，而不是專指貴族婦女，也可以是列女、女仙、妃嬪、閩秀，甚至村姑、丫鬟等。仕女的意思經由男女合稱到貴族婦女到被大眾熟悉欣賞的美女的過程，概念變化使其繪畫形式、內容也相應發生了變化。

清代男性畫家筆下的仕女多呈「嬌弱病態」的形象，折射的是封建社會末期頹廢的時代精神和沒落文人的淒涼境遇。清代仕女畫的表現形式十分多元，有工筆、寫意和兼工帶寫。以工筆為表現形式，主要繼承了歷代仕女畫工致典雅的繪畫風格；兼工帶寫為表現形式，一般以細柔飄逸的線條勾勒工筆仕女，而襯景以小寫意來體現。工筆與小寫意相結合，將清代仕



丁長芝《仕女冊頁》(之三)

絹本，款識為「竹窗拈句，仿崔子忠畫法。長芝。」透過庭院的閨房小窗，可以看見一閨中佳姝繡倦，姿態端莊優雅，古樸靜穆。她右手持筆，深思拈句。閨閣一隅的書籍、硯台、筆墨陳設講究。窗外的竹子疏密有致、前後有序，山石苔痕點點、濃淡相宜。從題跋可得知畫家是仿崔子忠畫法所作的仕女畫。

女畫審美風貌推向了高潮。鏡裏容顏 環佩叮當

江南女子會打扮，追求的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審美趣向，因此江南的服裝往往不注重華美而注重雅緻，首飾不求奪目但求合宜。

婦人首飾又稱「頭面」，舊時女子出嫁，都要備一副上好的頭面。清代女性的首飾品類一般有髮飾、耳飾、項飾、手鐲、戒指、佩飾。材質囊括了金、銀、銅、骨、木、玉、玳瑁、珊瑚等。到了清晚期，頭飾趨於簡便，不見排釵、網釵等繁瑣的首飾，多用押髮簪、短簪，女孩往往梳辮於後，年長者則多頭戴兜兜。

閨閣日常 德音容目

清代的首飾鋪大小規模不等，大鋪都

是僱用工匠做工，小鋪則是自製自銷。舊時婚禮喜事，男女兩家一經定下行聘完婚的日期，事先都會向銀樓定購，或喚了銀匠在家打造新娘全副頭面。此外，清代還有走街串巷，買賣珠花為營生的小販。他們往往手持類似撥浪鼓的東西咚咚作響，被稱為驚閨，意為引起女性的注意。在腰間懸掛刺繡飾物，在清朝也是一種風尚。配飾不僅有荷包、香囊、檳榔袋、煙荷包，也有褙、錢袋、火石袋、名片袋等。

日常生活中，清代江南女性絕大部分都是圍繞婚嫁家庭而展開，最為人熟知的便是「三從四德」。相夫教子是清代江南女性生活的主要內容，研習女紅則是她們展現才能的重要手段，也是她們表達生活、寄託情感、祈求吉祥與盛的重要載體。

閒情雅趣 才媛輩出

隨著自我意識的覺醒，江南女子局部擺脫禁錮，展現出自己的聰慧與才智，她們以文學的名義雅集唱和、結伴出遊，或借宗教的名義走出閨閣進行豐富的休閒娛樂活動。

清代江南經濟文化繁榮，社會對於女子德才觀念有所轉變，從官方到民間都十分重視女性教育，許多文人世家更是把提高女性的知識結構作為振興發展家族的重要手段。

女性由此掌握了文字表達的途徑，獲得了良好的詩詞歌賦的文學修養。閩秀們開始效仿男性聚眾結社，這些女子詩社主要分為家居式、社交式和公眾式三類。早期以商祁家族詩會、「蕉園詩社」為代表，中期有「隨園」女弟子群、「清溪吟社」等，晚期有「碧城仙館」女弟子群、常州女作家群等。



費以耕《仕女懷春圖扇面》

款識為「對菱花，說與相思，看誰瘦損。少華大兄大人雅屬，庚午夏，余伯費以耕寫。」此圖玲瓏曼妙，咫尺之間，將少女懷春的慵懶態態刻畫得生動傳神。



胡璋仕女、東溪漁隱隸書合冊頁

隸書部分落款為「庚午小暑後三日，東溪漁隱隸書於申江寓齋。」鈐印「東溪」。畫作部分款識「鐵梅胡璋畫於紫雲行館」，鈐印「胡璋」。



粉彩開光花卉紋瓷宮燈

粉彩瓷又稱軟彩瓷，是在彩料中加入粉質，使釉彩呈現粉綠、淡紅等較為淡雅的色彩。又因粉彩料中含有「玻璃白」粉而得名，於清康熙晚期創燒，歷數朝流行不衰。